

# 大卫·A·德席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 8a 节， 希伯来书9:1-10:18：基督我们的赎罪（第 1 部分）

© 2024 大卫·德席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在希伯来书第 9 章第 1 节至第 10 章第 18 节中，传道者基于第 7 章和第 8 章中讨论的问题，转向另外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如果我们将耶稣的死亡和升天理解为麦基洗德一脉中祭司的工作，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其次，对于那些通过耶稣而不是利未祭司的调解来接近上帝的人来说，会有什么后果呢？在第 9 章第 1 节至第 10 节中，作者探讨了圣幕或圣殿的空间布局，并从中找出了利未祭司制度及其管理法律的根本缺陷。这些制度无法将通往上帝面前的通道从大祭司扩展到全体人民。在第 9 章第 11 至第 14 节中，作者将基督的升天视为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执行最终有效的赎罪日仪式。

他从大到小的论证角度来论证动物祭祀的血，因为动物祭祀的血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耶稣的血则要强大得多，可以说是一种仪式清洁剂，可以去除罪恶的污秽。在第 9 章第 15 至 22 节中，他将自己的解释框架从利未记 16 章中的赎罪仪式日转移到出埃及记 24 章中的盟约开始权。摩西为启动西奈盟约而行使的权利成为理解基督之死和升入天上圣地的第二个模板，这是启动耶利米书第 31 章中宣布的新约的仪式行为。

在第九章的最后几节，即第 23 至 28 节，作者回到赎罪日仪式的框架，他认为基督进入天上的圣所相当于地上的大祭司带着公牛和山羊的血进入地上的至圣所，从施恩座上除去罪的污秽。作者将论证基督在顺服至死之后进入天堂，有效地从上帝面前除去了罪污的记忆。在第十章第 1 至 10 节中，作者回到利未制度中重复献祭的主题，论证这种每年重复献祭表明它们在处理使人们远离上帝的罪恶和污秽方面无效。

然后他转向诗篇 40 篇第 6 至 8 节，作为耶稣通过一次献出自己而完成的一次有效牺牲的圣经依据。作者在第 10 章第 11 至 18 节中结束了关于耶稣祭司事工的这一中心部分，再次回顾了诗篇 110 篇第 1 节，其中耶稣被邀请坐

在上帝的右边，以任命他为祭司。传道人在这里从耶稣坐下中找到了基督献祭有效性的证据，因为众所周知，利未祭司一直站着进行祭司服务。

但耶稣坐在上帝旁边这一事实被传教士视为耶稣祭司工作已决定性完成的证据，并且永远不需要重复。最后，他再次背诵了耶利米书第 31 章第 33 和 34 节，作为一种 QED，仿佛在说，我已经证明了我的观点，表明在基督里，从崇拜者的良知和天堂全能上帝面前决定性地清除罪恶终于完成了。在第 9 章第 1 至 10 节中，作者仔细研究了地上帐幕的安排，并准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以及第一个契约的罪责所在。

作者已经在第七章第 11 和 19 节中暗示了这一点。托拉的宗教规章和祭司制度无法带来完美。也就是说，它们无法净化信徒的良心，使信徒能够完全接近上帝，不仅仅是进入地上的圣殿，而是进入天上的原型，即上帝居住的天上圣地。

现在，作者将通过思考第一个圣约所规定的礼拜仪式和世俗圣地（地上圣殿）的布局来解释这一指控。所以我们读到，现在甚至第一个圣约都有敬拜和地上圣所的规定。建造了一个帐篷，第一个帐篷里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这被称为圣所。第二道帷幕后面是一座帐篷，称为至圣所。里面有金香坛和四面贴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瓮、亚伦发芽的杖和约版。

上面是荣耀的基路伯，遮蔽着施恩座。关于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不能详细谈论。通过最后的免责声明，作者表明他不会像亚历山大的斐洛那样推测圣殿装备的精神意义或含义。

当斐洛写到圣幕的布局时，他详细阐述了圣幕中每件家具的寓意、道德和精神意义。然而，我们的作者感兴趣的是空间布局本身，以及这些布局对接近上帝的限制，正如他在第 6 和 7 节中继续说的那样。做好这些准备后，祭司们不断进入第一个帐篷执行他们的仪式职责，但只有大祭司进入第二个帐篷，而且他一年只进一次，而且他必须取血来为自己和人民无意犯下的罪孽献上祭物。对于这位作者来说，第一个契约延续而不是克服的核心问题似乎是接近上帝的等级。

也就是说，大部分以色列人只能走到离上帝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就不得不停下来。大部分祭司也只能走到离上帝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就不得不停下来。只有大祭司才能一路进入代表上帝实际存在的至圣所，而且他每年只能进入一次。

祭司们在外室履行职责，照管灯台并更换圣饼。根据出埃及记 30 章 7 和 8 节，祭司们也会在香坛上献香，尽管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作者放在内室会对此产生疑问。这个地方，即另一个房间，人们认为上帝居住的地方，每年只允许一个人，即大祭司，在赎罪日进入一次，他将血带入至圣所，这血首先遮盖了他自己的罪，然后是人民的罪，然后是那些不知情或无知犯下的罪。

利未记 16 章详细描述了这一仪式，这是作者在本节中思考利未大祭司的活动和耶稣的成就的重要背景。以色列人、普通祭司和大祭司代表了三个级别的圣洁，三个级别的纯洁要求，每个级别都伴随着更接近神圣洁本身的特权和危险。祭司本身并不是接近上帝的障碍，但它也无法改善普通信徒接近上帝的机会。

因此，第一约的宗教规定确保国家与上帝保持距离，在至圣所周围建立一道惩罚侵犯的屏障和禁忌的氛围，以保护上帝的神圣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保护国家免受上帝的神圣性与他们的不洁之物之间的冲突。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种安排并不令人满意。他认为上帝承诺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表明他与所有人民的关系更加亲密，因此，这种关系在第一约下未能实现。

他与《启示录》的作者先见约翰志趣相投，约翰期待新耶路撒冷实现上帝的希望。我们在那里读到，在约翰的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因为通往上帝的通道是分级的，通往上帝的限制已经被消除。因此，我们的作者在希伯来书 9 章 8 至 10 节中谈到了他的观点。

第一会幕的宗教仪式安排，以及它们对上帝存在的边界和障碍的永久维护，是一种载体，引用，是当今时代的象征，仍然具有宗教地位，其中提供的室内礼物和祭品无法完善信徒的良知，只是食物和饮料以及各种沐浴，这些规定仅限于肉体，在纠正错误之前有效。然而，这很重要。通往圣地的道路尚未被揭示。

作者期待着有一天，进入的路会变得清晰，正如我们将在第 10 章第 19 至 20 节中看到的，甚至在第 12 章第 26 至 28 节中更明确地看到的。正是在物质创造被震动和移除的那一天，进入无形领域的路才会打开，并向那些已经通过基督的牺牲做好准备进入其中的人清晰地展现出来。在这里，作者声称，圣灵通过会幕的安排明确表示，进入至圣所的路尚未揭示，而第一个帐篷具有宗教意义，他称之为现在的寓言。

据说第一个帐篷具有隐喻意义。它是一个指向现在的寓言。这个括号中的注释为第一个圣幕的布局插入了一个宇宙论维度，这一点将在第 12 章第 26 至 28 节中再次阐明。

外帐，即圣所，是当今时代的象征，可见的造物本身仍然隐藏着进入第二个房间所代表的天堂、永恒、看不见的领域的入口。当第一个房间，也就是这个可见的造物被震动和移除，以便未受震动的东西得以存留时，道路就会变得清晰。因此，这段话的重点再次与利未祭祀未能扩大全民接近上帝有关。

正如作者所写，在这个帐篷里，献上的祭品无法使敬拜者的良心变得完美。也就是说，它们无法使敬拜者的良心达到神所指定的目标，即让敬拜者站在上帝面前，期待得到恩惠，而不是害怕毁灭。许多祭品却让敬拜者永远站在外面，这一事实向我们的作者证明了整个系统的无效性。

因此，他写道，只有祭祀才具有效力，他引用了关于食物和饮料以及各种沐浴或仪式净化的说法，这些规定是肉体的规定，直到更新或纠正的时候才有效。作者批评第一个契约的规定仅仅是肉体的规定，与食物有关的规定，就像托拉的饮食规定或身体的净化清洗一样，无法将圣化的力量扩展到内心。然而，对于作者来说，纠正和纠正的时候已经到了。

对于耶稣来说，大祭司已经进入天上的帐幕，并制定了耶利米书第 31 章中的新约。第一个帐篷已经失去了它的邪教地位，正如作者对诗篇第 40 篇第 6 至 8 节的诠释将在第 10 章稍后展示的那样。希伯来书第 9 章第 7 节确立了赎罪日仪式作为比较利未大祭司的工作和麦基洗德即耶稣一脉中的祭司工作的参考框架。

由于赎罪日仪式是作者在这些章节中阐述的重要背景，我们应该暂停一下，重新回忆一下以色列生活中这一非常重要的仪式的各个阶段。赎罪日仪式中的第一个主要礼仪动作是大祭司宰杀一头公牛作为他自己和家人的赎罪祭。他在至圣所的香炉中焚香，并用那头公牛的血洒在施恩座上。

第二步，大祭司选两只公山羊，宰杀其中一只作为人民的赎罪祭。他再次进入至圣所，将那只公山羊的血洒在施恩座上，为人民赎罪。大祭司将公牛和山羊的血涂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上。

然后大祭司拿出第二只山羊，按手在它头上，在它的头上承认人民的所有罪孽，然后把那只山羊送出营地。有人把这只山羊带到沙漠，在那里释放给沙漠的恶魔阿撒泻勒。然后大祭司将自己浸入水中，换上衣服，并将两只赎罪祭品（第一只山羊和公牛）的脂肪献在祭坛上。

最后，其他祭司把公牛和山羊的尸体带到营外焚烧。在这个礼仪中，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首先，那些净化圣地的行为，以消除人们的罪孽。

第二，仪式的某些方面可以净化人们自己，使他们摆脱罪孽的污秽。第一点可能让我们觉得奇怪，但在古代以色列人的观念中，违背圣约的罪孽不仅仅会玷污犯下罪孽的人。一方面，它对敬拜者的良心产生了一种镜像效应，另一方面，对至圣所的施恩座也产生了镜像效应。

一位研究《利未记》和《民数记》的伟大学者雅各布·米尔格拉姆称，人们的罪孽在至圣所的施恩座上产生的效果是道林格雷的画作。因此，赎罪仪式具有双重作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消除罪恶，一个是上帝存在的地方，当然还有最初犯罪的崇拜者的良心。正如第一个契约有圣所和祭祀条例一样，传教士相信第二个契约有自己的相关圣所，即天上的圣所，以及自己的祭祀仪式。

旧仪式地图，如赎罪日仪式的地图，起到了原型的作用。它们提供了概念上的原材料，但实际上，这些原材料被新祭司耶稣以新的、不可能的方式组合起来，耶稣自己既是调解人，又是祭品。因此，我们在下一段中读到，但基督既成了所造美物的大祭司，就一次进入那更美更完美的帐幕，那帐幕不是人手所

造，也不是这受造之物，也不是用山羊和公牛的血，而是用他自己的血，发明了永恒的救赎。

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洒下的母牛的灰，在身体洁净方面使被玷污的人成圣，何况基督的血呢？他借着永恒的灵将自己无可指责地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行，使我们事奉那永生上帝吗？作者再次肯定，耶稣的事奉是在一个更优越的地方进行的，那是一个更大、更完美的帐篷，不是人手所造的，也就是说，它不属于这个造物。这里将天上的圣所描述为更大、更完美的帐篷，首先支持了对完美语言的理解，即与跨越可见领域和不可见领域之间的门槛有关。天上的圣殿更完美，因为它存在于不可动摇的永恒领域中。

其次，作者将这个创造与耶稣作为我们的先驱进入的领域区分开来，这支持了对希伯来书 9.9 的解读，这种解读不仅仅涉及旧约崇拜的替代。这个创造本身就位于信徒与最终完全接近上帝的中间。因此，耶稣必须穿过创造的天堂，才能进入不属于这个物质可见领域的那个永恒的冥想之地。

进入圣地的道路现在确实已经显露。信徒们可以通过祈祷和集体崇拜进入那个空间，但更重要的是，当基督第二次回来，带领他们和他一起进入荣耀时，他们可以亲自跟随。耶稣的事工也涉及高级仪式元素。

他不是通过山羊和公牛的血而是通过自己的血进入天堂。第二个契约的净化媒介要昂贵得多，因为它涉及到上帝儿子的死亡。因此，亵渎这血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因为太少考虑它带来的好处，正如作者将在第 10 章第 29 节中很快指出的那样。

耶稣牺牲的一次性反映了他所获得救赎的质量。这是永恒的救赎，因为它永远存在，不需要重复。对于我们的传教士来说，重复是低效和无效的标志。

在第九章第 13 至 14 节中，作者引入了另一个从小到大的论点，该论点基于第 9 章第 12 节中动物血与耶稣自己的血的对立。通过将公牛和山羊的血与撒在小母牛身上的灰烬联系起来，作者将赎罪日（赎罪日）的献祭与《民数记》第 19 章中概述的准备去除因接触尸体而感染的杂质的物质的过程混合在一

起。这种联系使作者能够提出他的主张，即旧约下的所有仪式只能处理外部污秽，用他的话来说，这些仪式是针对肉体的规定，无法穿透并去除良心的污染。

因此，赎罪日的祭祀被降格为外在净化的层面。如果动物血液的物质足以使外在的人成圣，那么作者认为，通过永恒的精神提供的基督之血肯定足以净化内在的人。我们应该注意到，此时，作者对外在的人和内在人的良知的区分反映了人类学的改变。

这与古代以色列人对人类的观念背道而驰，在古代以色列人对人类的观念中，人的内在和外在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作者转向了一种更希腊化的概念，将人类的外在和内在方面并列对比。利未记的编纂者不会想到在清洁皮肤和清洁心灵之间划一条界线。

只需一个仪式就能使人洁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历史中受益于对祭司仪式的预言性批判，也受益于他身后数个世纪的希腊化，现在可以质疑利未记 16 章 30 节中关于赎罪日仪式所提供的洁净程度，并得出结论，这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我们需要在整个论证过程中记住，作者谈论的是因服从和忠于上帝而遭受的十字架刑罚。

我们不应该想象耶稣真的把血带到天上去，好像精神实体可以用任何质量的物质来净化一样。作者意识到耶稣的牺牲是通过永恒的精神进行的，这可能表明作者不会让我们在用这些邪教术语思考耶稣死亡的影响时过于执着于耶稣死亡的物质方面。他使用像血这样的客观语言来帮助听众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理解这个好消息。

耶稣为我们而死，并升天进入上帝面前，这意味着信徒因耶稣的缘故被上帝接纳进入上帝的家庭，享受耶稣在上帝右手边生活和为他们代求的好处。旧约邪教的语言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语言，让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圣洁的上帝和不圣洁的人类之间的所有障碍都已被消除。因此，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但在这里，我们也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到耶稣的升天也是为耶稣的追随者而发生的事情。

在希伯来书 9 章 15-22 节中，作者重新使用圣约的语言，谈到耶稣之死不仅是宇宙的赎罪日，也是耶利米书 31 章中承诺的新约的奠基仪式。读者可以从出埃及记 24 章中知道，圣约奠基仪式也需要流血。因此，耶稣之死具有双重作用，既起到赎罪的作用，又起到了缔结圣约的牺牲作用。

因此，他是新约的中保，为要赦免违反第一约的罪而死，为要使那些蒙召的人得到永恒继承的应许。将“约”和“继承”这两个词结合起来，作者开始玩弄希腊词 *diatheke* 的双重含义，既是契约，又是遗嘱，也就是说，遗嘱。这样，他就可以把耶稣之死的肯定结合起来，既是契约的开始牺牲，也是遗嘱人的去世，遗嘱人，遗嘱制作者的去世，使遗嘱人的财产落到继承人身上，使上帝的旨意对那些被称为上帝继承人的人有效。

正如他在第 16 节中继续所说，如果有契约或遗嘱，就必须提出契约缔结者或遗嘱缔结者的死亡。当然，既然上帝不会死，那么耶稣的死亡就被提出来，作为使继承法对继承人生效的死亡。作者在第 17 节中再次跨越了契约和遗嘱之间的界限，因为契约是在尸体的基础上确认的。

由于立遗嘱人在世时不具有效力，因此以尸体作为确认或使契约具有约束力的基础，让人想起某些立约的牺牲。例如，创世记 15 章 9 至 21 节中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契约确实是在动物尸体中间的尸体上建立的，亚伯拉罕把这些尸体劈成了上帝的誓言，仿佛要用生命履行契约中他的部分。

然后，作者又转而讨论遗嘱法的话题，似乎是为了完成这两个意义框架的交织。该条款，即契约，在立遗嘱人活着时不具有效力，不仅将流血和受害者的死亡与赎罪仪式联系起来，还与契约的开始联系起来。遗嘱法的概念有助于传教士阐明这一点。

这个论点的主要观点是基督的死完成了这个约的开始，作者在希伯来书第 8 章中引用耶利米的话时提到了这一点。希伯来书 9 章 18 至 22 节总结并修改了出埃及记 24 章 1 至 8 节的仪式。因此，第一个约的开始也不是没有血的，因为摩西把律法上所列的一切诫命都传给众百姓之后，摩西就拿朱红色羊毛和牛膝草，用水和公牛的血洒在书卷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是神与你们立

约的血。他又把血洒在帐幕和一切礼器上。根据律法，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血洁净的，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

洒血是向人民和上帝证明，既然双方都同意了，这个契约现在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血来自作为和平祭品献上的动物。献祭是为了确保上帝对人民的恩宠，确保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宠，从而确保他们的幸福。

传道人补充了出埃及记中的几个细节。水、朱红色线和牛膝草不是出埃及记 24 章中立约仪式的一部分。洒水礼也不属于圣幕或所有礼仪器皿的一部分。

正如在希伯来书 9:13 中，我们的作者将《托拉》中不同地方为不同场合和目的规定的仪式混为一谈，以强调这些行为的外在性质，并且通过比较中包含许多不同的仪式，在新约的一个仪式中取代整个宗教系统。作者还略微修改了他对摩西的话的朗诵。在出埃及记 24 章第 8 节中，我们读到摩西说，看哪，立约的血。

但在希伯来书 9、20 章中，作者让摩西说“这是立约的血”。后一句话与对观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记载的最后晚餐的话语更为接近，耶稣在其中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因此，耶稣的历史死亡与这个立约仪式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希伯来书 9:21 中，摩西不仅用公牛的血洁净了百姓，还用公牛的血洁净了圣所，就像利未人的大祭司在赎罪日所做的一样，这一观察表明作者认为更大的大祭司和更大的圣约中保的工作也必须包括类似的元素，这引出了他关于基督用更美的血洁净天上圣所的下一部分论证，从希伯来书 9 章 23 节开始。这一仪式元素在旧约圣约开启仪式的原型中的存在，实际上成为基督在无形领域的反类型中完成相同元素的证据。所以作者继续说，不流血就不会得到宽恕。这个准则反映了基本规则，即利未祭司制度的基本规则，正如我们在利未记 17 章 11 节中读到的那样：血是用来赎罪的。然而，我们的作者将这句格言与他将在第 10 章开头做出的断言一起坚持：公牛和山羊的血不可能消除罪孽。

这种矛盾、赎罪的必要性以及动物血液无法有效消除罪恶，共同导致了需要通过牺牲人类来实现罪恶的赦免，而牺牲是通过耶稣的死亡来实现的。作者已经在第八章第三节中暗示了这一点。每个大祭司都是为了献上礼物和祭品而设立的，因此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东西可以献上。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将更加关注这种祭祀的性质。作者在布道的第九章的结尾详细阐述了耶稣升天的宇宙意义和仪式意义。因此，我们读到，一方面，必须通过这些祭祀来净化天堂现实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天堂现实本身也需要用比这些更好的祭祀来净化。

传道者承认必须用血来洁净地上的圣殿，这是赎罪日仪式和圣约开始仪式的显著特征。我们再次遇到了污秽在至圣所中积累的概念，在上帝面前提醒人们的罪孽，以及需要举行仪式来清除这些罪孽。如果不加以控制，在圣地上帝面前提醒人们的罪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要么上帝的圣洁爆发出来烧毁污秽及其根源，要么圣洁的上帝从被污染的圣所中撤出，从而也撤回了对人民的保护和供给。

《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九章第 23 节中构建了一个对立论点，它使人想起了第九章第 13 和 14 节中较小的论点与较大的论点。正如新的仪式涉及用更有效的血来净化罪人的良心而不仅仅是外表一样，永恒领域中更好的圣所也要用更好的血来净化。天上圣所的污秽代表着人类在上帝宝座前对上帝的冒犯的永久提醒。

耶稣洁净天上的圣所是上帝承诺的仪式化，我将不再记念他们的罪孽，这在耶利米书第 31 章第 34 节中有明确阐述。所有这些都为耶稣的升天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耶稣升天是耶稣故事的一个方面，在基督教神学中，它所起的作用往往不如他的死亡和复活那么大。正如作者继续写道，基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建造的圣所，而是进入了天堂本身，现在代表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

在这里，我们观察到作者对术语的微妙转换。通常，旧约提供了类型或原型，而耶稣和他的作品提供了原型。类型预示了这种模式，原型遵循并完善了这种模式。

然而，作者将地上的圣殿称为原型，是在提醒听众，天上的圣殿在建造地上的圣殿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第五节中听到的那样。天上的崇拜与地上的仪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颠倒的。事实上，地上的仪式反映了天上的崇拜的模式。

利未祭司所侍奉的圣所只是人手所造的复制品，而耶稣通过升天进入了真正的圣所，即上帝真正的居所，因此也是进行调解的真正或更有效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从上帝面前消除了罪恶的记忆，这种记忆玷污并限制了人类接近神灵。耶稣的这一举动也完成了耶利米所说的新约的开创。

耶利米的新约明确规定上帝不再纪念罪恶，这一事实促进了赎罪与契约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的作者认为耶稣之死向双方（上帝和人类）证明了这一新约的有效性。出埃及记 24 章和契约中保都恰当地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耶稣不仅为我们而死，他的升天也是为了我们。第三个对立在希伯来书 9 章 25 和 26 节，回到了耶稣的一次献祭和利未大祭司每年重复献祭之间的对比。耶稣进入天堂，并不是为了像大祭司每年带着另一个人的血进入圣地那样多次献出自己；因为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遭受多次苦难。

但现在，耶稣在时代终结时现身，通过他的牺牲一劳永逸地消除罪恶。传道者已经在第九章第七至十四节中肯定，耶稣的一次牺牲实现了赎罪日每年的仪式所无法实现的事情。现在，他回到这个对比点，在这里和第十章第一至第十节的以下段落中更详细地阐述它。

这里，地上的大祭司用别人的血、祭祀动物的血进入，而耶稣牺牲自己，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表明耶稣的牺牲质量更高，而且表明耶稣对这一调解任务的投入程度更高。他确实倾尽了自己，以恢复他的客户获得上帝恩惠的机会。这应该再次激发作者会众的感激之情并保持感激之情。

它还应该起到威慑作用，防止不忠诚，防止未能公平地回报如此投入和自我奉献的调解人。此时，末世论维度进入了邪教论证，正如第 10 章第 13 节中再次出现的那样。耶稣的祭司行为不仅发生在历史中，而且发生在历史的尽头。

他出现在时代终结之时。这强化了传道者从这篇布道的开始到结束试图给听众留下的印象。他们站在继承权的门槛上，站在进入安息之地的门槛上，站在一个不可动摇的王国里。

奖励那些忠于基督统治的人并征服那些反对基督统治的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基督徒只需在很短的时间内坚守自己的承诺，正如作者在第 10 章第 36 至 39 节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作者花了一点时间来阐述这一末世论维度，然后才回到他以邪教为中心的论述。

正如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同样，基督也曾一次献出自己，担当了多人的罪，为了拯救那些热切等待他的人，他将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关于死亡之后是审判的格言强化了作者的战略警告，即离开团体并不意味着逃避危险。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受到他们所抛弃的儿子的上帝的追究。

成功应对死后审判的危机应该占据听众的全部注意力，而不是让他们的目光因为担心邻居的敌意所带来的相对较小的危机而飘忽不定。那些接受了耶稣昂贵的善举并以忠诚和感激回应的人将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享受解脱、救赎的礼物。这里使用救赎一词很重要。

再次，我们看到作者将救赎视为未来的好事，而不是以弗所书 2 章 6 至 8 节中描述信徒过去事件的用语。作者所针对的牧师需求，即激发一种将坚持到底的前瞻性态度，通过让听众关注上帝对基督耶稣里的人的拯救或救赎的未来维度，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新约圣经的作者讲述了广泛的经验，这些经验共同构成了更完整的救赎过程。

通过接受基督与上帝和解，通过洗礼加入上帝的子民，过上新的生活，摆脱将结束当前邪恶时代的灾难。将对上帝拯救工作的更广泛理解归结为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削弱圣经中救赎概念对基督徒生活的影响，这一概念不仅让我们回顾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做过的事情，也让我们展望未来，让我们渴望上帝将为那些继续以感恩和虔诚服从来回应的忠实信徒做些什么。